




汎海文丛第三种

问津疏影

小说·诗歌·随笔

阎伯群 罗广才 王振良/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古籍出版社

阎伯群，1966年生，河北霸州人。著有《布衣大师：允文允武的艺术名家阎道生》，整理点校有《李存义武学辑注》等。

罗广才，1969年生，祖籍河北衡水。《天津诗人》诗刊总编辑。著有诗集《诗恋》、散文集《难说再见》、诗文集《罗广才诗存》等。

王振良，1972年生，吉林公主岭人。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，天津市问津书院理事长。著有《稗谈书影录》等。




辰芬篆刻

问津疏影

小说·诗歌·随笔

阎伯群 罗广才 王振良 / 编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津疏影:小说·诗歌·随笔/阎伯群,罗广才,
王振良编. —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2019.6
(汛海文丛/王振良主编)
ISBN 978-7-5528-0809-4

I. ①问… II. ①阎… ②罗… ③王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③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84411号

问津疏影:小说·诗歌·随笔

WENJINSHUYING XIAOSHUO SHIGE SUIBI

阎伯群 罗广才 王振良 编

出版人/张玮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16 印张 63.5 字数 1210千字

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8-0809-4

定 价:230.00元(全三册)

问津疏影弁首

王振良

2018年6月29日是问津书院揭牌五周年纪念日。为了记录五年履痕,书院决定编印“汛海文丛”。《问津疏影》为这套丛书第三种,是关于书院的文学集。至于编辑的初衷,纯粹是为了好玩儿,千万不要追索其中深意。

第一卷是小说,阎伯群先生编。伯群虽然远在霸州,但书院有事招之即来,为我分担过很多琐屑。认识伯群是通过李瑞林先生,到下月正好满十年。初次相见在天津社科院,张元卿兄的办公室。这次见面给三人都留下了深刻记忆,奠定了我们后来的“铁三角”关系。

第二卷是诗歌,罗广才先生编。此卷之成是为与小说呼应,乃我威逼利诱广才编出来的。广才是我的酒肉朋友,每次见面必要喝酒撸串,谈些绝对投机的话题。可惜他社会活动频仍,每年只能幸会三两次。广才的性格我不完全喜欢,但是遇事他能靠得住,是个可交的朋友。

第三卷是随笔,王振良先生编。这卷最初不在设想之中,但关于书院五周年

的纪念文稿征集得多,就把偏于学术的内容纳入《追源衍流:问津书院的前世今生》,余下的文字尽皆收到此编,与小说、诗歌也算配套。

书稿三卷编辑甫定,给出版社填报选题表时,终于发现一点趣味——阎伯群、罗广才、王振良,三个名字并列一起,首字恰好缀成“阎罗王”。不过读者诸君敬请放心,我们是只管鬼禄,不取人命!

《问津疏影》书名定于2017年年初,其时在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支持下,我们邀约了十余位作家,以问津书院为背景或题材创作小说,而且搞了场像模像样的启动会,确定以《问津疏影》为名出版小说集。此“疏影”非彼“书影”,当时为何起这样“跨界”且“穿越”的名字,现在真的没有记忆了。想起林逋“疏影横斜水清浅”了吗?似乎不是。书名与内容到底有啥子关系,我确实已建立不起任何联系,只因担心师友会有质问,索性先在这里坦白交代了。多亏《疏影》是个著名招牌,名篇佳章可谓无数;而且两字连在一起,颇为迷离惆怅,自是有些意境了。

《疏影》为南宋姜夔自度曲,思想表达虽然隐讳,但家国情怀还是流泻而出的:“苔枝缀玉,有翠禽小小,枝上同宿。客里相逢,篱角黄昏,无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惯胡沙远,但暗忆、江南江北。想佩环、月夜归来,化作此花幽独。犹记深宫旧事,那人正睡里,飞近蛾绿。莫似春风,不管盈盈,早与安排金屋。还教一片随波去,又却怨、玉龙哀曲。等恁时、重觅幽香,已入小窗横幅。”

这里赘引姜夔全词,虽然扯得有些辽远,但细味做人不易,做事犹难,时移世换之间,古今悲声相应,也是难免的了!

2019年5月17日杜鱼草于天津师范大学半湖斋

问津疏影·小说

阎伯群 / 编

关于地域文学

武 歌

说到地域文学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基本上是用地理坐标来划分,并且努力找出其中的特点。这样的划分,应该说是最简洁、最简单的办法。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,大家也就默认了这样的划分方法。于是,便有了京味小说、津味小说和海派小说,以及其他用地域命名的小说流派。

但时至今日,还没有哪个作家站出来,宣称自己的创作属于哪个流派。所谓的流派归属,都是他人、后人的划分。把自己的创作归于某种流派,那不是个成熟而有理想的作家所做的事。所以很多时候,流派的划分确是评论家的事。

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,任何一种流派的产生,必须在“时间”和“空间”这两个维度之下,去认识、去关注作品内在的精神品质。不能以某个时段、某个人或是几个人写作方法相似或是写作题材相同,就此宣言一种流派的诞生,那是一种冒失、莽撞的行为。

从这样的认识基点出发来看“津味文学”，需要秉持更加理性、更加严谨的态度。天津拥有众多优秀作家，他们始终都在认真创作，都在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来昭示自我的存在。以这样的态势来看当下的“津味文学”，用“众声喧哗”来描述，可能是较为客观的观点。若是非要找出“津味文学”的共同点，那就只能说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，都是“天津作家”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

为什么会这样看呢？

首先，流派的概念，从总体上来看也就是趋同。而趋同是文学创作的大敌，这是每个有理想、有追求的作家所共同的认识，也是一种不约而同的共识。

2017年上半年，河北省召开了关于荷花淀派的研讨会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作家、评论家一同参与。三地作家、评论家有一个共同认识：流派的提倡是一种危险的行为，会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。被认为荷花淀派创立者的孙犁先生，从来没有宣称过荷花淀派的存在，他也从来没有认同这样的划分。因为大家都像荷花淀派，这个流派就会桎梏，就会死亡，就会没有创新；大家都不像荷花淀派，那么也就没有这个流派，也就没有任何意义。

所以，我认为关于某种流派的划分，还是应以作家的创作理念来划分，而不是简单地以作品题材、作品风格来划分。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圆，应该是敞开的，向外的。这就犹如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实主义创作，其实也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分为四个方面——社会现实主义、心理现实主义、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，但实际上也不是这四种形式单一存在，而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

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地域文化色彩淡化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从最简单的生活层面来看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去了某地，早上睁开眼睛望向窗外，似乎还在原

来的城市,外面的景观非常相像。不仅在国内有这样的感受,就是在国外,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。

还有就是彼此的交流。不同城市的人、不同国度的人,除了语言上还存有一些障碍,彼此的交流几乎没有障碍。尤其是翻译软件的出现,即使不会外语,也能进行简单的交流,也能走遍世界。

当下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,大家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,在如此氛围下,某一地区的属性特征,也会越来越淡化。地域文化色彩的淡化,肯定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。这也是最近十几年以来,很少有人再用某个具体的地域特点来总结作家创作个性的缘故。当然,文学的地域性仍然相应存在,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,不是绝对的,有的作家仍会跳出这样的局限。因此在这样大的氛围下,我们更不应该以简单的地图标志来看待文学地域性。

我们应该站在本民族的精神层面上、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上和本民族的历史上,来面对人类世界共同的审美基点。应该把文学出生地与身体出发点区别开来,其概念不该混淆。

作家的创作个性,同样来源于这样的基点。譬如我们非常熟悉“魔幻现实主义”,但在我们的印象中,不会是阿根廷,不会是哥伦比亚,而是拉美文学,抑或西班牙语文学,是南美大陆。所以全球化的背景下,作家的创作个性显得尤为艰难,我们既要注意“大”,也要注意“小”,不仅仅体现在写作形式上,更应该体现在作家的内心深处。拥有怎样的视角,就会拥有怎样的写作姿态。

我们可以做一下遥远的畅想,未来文学地域性的判断,绝不再是过去狭窄的某个城市、某个国度的概念,而是民族文化的大概念。将来判断一个作家或是介

绍一位作家,可能会以何种语言创作为基本标准。文学地域的边界肯定会无限拓展。这是一个只要想一想,都会激动或是深思的事。这的确需要我们具有长远的眼光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,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和问津书院共同联手,组织本市著名作家书写与天津历史、天津文化相关联的小说,在介绍、宣传天津的同时,也将地域文学的概念做一新的梳理。

这是一次有关文学的有益尝试,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。在此感谢参与采访、创作的作家,感谢本市著名文化学者王振良先生的协调与组织,感谢多年来始终默默无闻支持本市文化、文学发展的问津书院,感谢所有对这次活动鼎力支持的人们。

2017年11月12日于天津

(作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文学院院长)

目 录

章先生轶事 / 冯景元	001
一尊汉白玉石盘 / 谭成健	023
根基 / 扈其震	037
吃书人 / 牛伯成	053
问津扇 / 晨曲	069
心愿 / 张同义	087
姑妈·表妹·大小王 / 杨振关	105
闻香 / 宋安娜	123
名厨和他的儿子 / 李治邦	139
童生林素 / 闲更	157
续当 / 吕舒怀	177

棋痴 / 黄桂元 195

编者私语 / 阎伯群 2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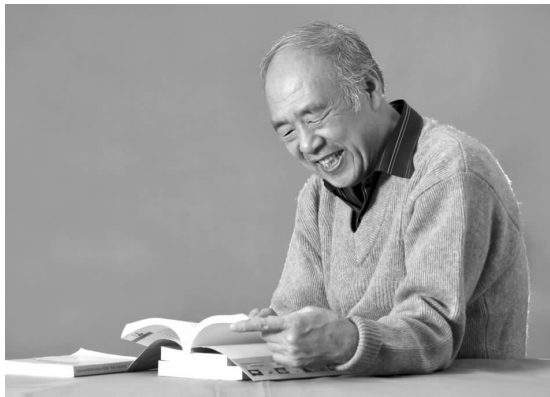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章先生轶事



冯景元



冯景元,天津人,1941年生。诗人,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天津市作家协会理事,天津诗社理事长,原《通俗小说报》主编,《天津文学》杂志社副社长。代表作有诗歌《钢之歌》《钢丝绳谣》,散文《角》《藏说》《穷是极地》《生命的第一足迹》等。有《甲子人语》随笔散文专栏集和《冯景元随笔杂文自选集》问世。大型纪录片《永恒的瞬间》《华彩天津》获奖,电视连续剧《古牌楼下》《天津卫》《四号女监》全国播映。近年发表有津味小说《第十二块门板》《趟过男人河的女人》等。

泥沽，天津最早的沽，明万历年就有记。泥在《易》中归自然，是水土的和济，有“震遂泥”“坤土得雨为泥”说。生活中的泥，却和泥泞、陷入、绵缠连在一起，所以老世年间的地名中，用泥字打头的除了泥沽外，再没有。生下就在沽畔泥田里长大的章先生，却很看重这个泥，他的正名聚林，不跟任何人讲，却自谓泥生，道号章泥。

至于章姓的章，它高擎头上。在章先生心目中，只有文章的章是章，其他的章都是借意。他牢记业师在私塾房里讲的，山东孔府内，孔圣是把章字中间日写成目，谓文不耀日，用心，做给人观。

“泥生姓章，立早章的章，不是望出豫章，任姓之国的章，更非章丘、章邳、章城的章，泥沽人是也。”这就是十七岁的章先生，那一年旅河沿岸，从差一弯就是百，百字去一横称白的这条河上，上数第七十二弯的泥沽，走到那时称卫的天津城时，在心里打谱出的一段面荐词儿。

那时候，这条河的河畔，已经去了四漫筑灶起火的盐坨、窑地，有了万国旗飘和汽笛长唤“鸣的一声走两岸”的小火轮了。章先生没坐。他晨四时起，穿上家